

## 浅析卡夫卡的悖谬化叙事特征

韩晓亚

(浙江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杭州 310023)

**摘要:**悖谬,又称悖论,原本是一个哲学术语,是一种表面似乎矛盾而内含真理因素的表达方式。对于卡夫卡来说,悖谬不仅是一个哲学概念,同时也是一种美学特征和艺术风格,悖谬与卡夫卡思想和创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卡夫卡的作品充满了悲剧色彩,然而,作品中人物的痛苦却是被裹在滑稽的喜剧形式下得以展现的。笔者旨在分析卡夫卡叙事中的悖谬特征,从而揭示出卡夫卡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卡夫卡;叙事特征;悖谬;痛苦;滑稽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798(2007)03-0225-04

## Analysis of Paradoxical Narration in Kafka's Novels

HAN Xiao-y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Paradox is a philosophical term which is a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statement that may nonetheless be true. For Kafka, paradox is not only a philosophical concept, but also an aesthetic character and artistic style.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 between paradox and Kafka's thoughts and creation. Kafka's creation is permeated by tragic coloring, however, the agony of his characters is narrated in a ridiculous way. This author aims to analyze the paradoxical narration in Kafka's novels so as to reveal Kafka's unique artistic charm.

**Key words:** Kafka; narrative features; paradox; agony; ridiculousness

悖谬(paradox)是一种深层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表面似乎矛盾而内含真理因素的表达方式。批评家艾布拉姆斯认为,悖谬是一个自相矛盾或者荒谬的陈述,但在这矛盾和荒谬之中,却包含着这一陈述的真正含义。在文学创作中,悖谬经常被一些文学家借用来当作一种思维方法和修辞方法。对于卡夫卡来说,悖谬不仅是一个哲学概念,同时又是一种美学特征和艺术方法。悖谬作为一种深层的思维方式,

使卡夫卡的作品形成一种似谬实真的艺术张力。悖谬与卡夫卡的思想与创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只有深入研究卡夫卡创作中的悖谬艺术,才能揭开卡夫卡作品的神秘面纱,从而真正理解卡夫卡作品的真实意蕴。

现代荒诞派大师尤内斯库曾说:在我看来,喜剧的东西就是悲剧的东西,而人的悲剧都是带有嘲弄性的。对于近代批评思想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能

收稿日期:2007-03-22

作者简介:韩晓亚(1975—),女,山东滕州人,讲师,主要从事欧美文学、比较文学研究。

够完全加以认真对待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能够完全加以轻松对待的<sup>[1]</sup>。卡夫卡小说中的人物都充满了悲剧色彩,然而,卡夫卡小说的悲剧内容却是被裹在怪诞、夸张的喜剧形式下而得以展现的,因而,它更揭示出了一种悲哀。它让你笑,却笑得心痛,笑得流泪。它既滑稽充满了谬误,却又在悲凉中透出真实。卡夫卡用滑稽幽默的文字描述了人生荒诞悖谬的困境,然而在这种被夸张和被变形的悖谬困境的背后,却具有一种独特的真实感,表现了人类深重的危机感。因此,卡夫卡的小说叙事具有耐人寻味的二重性。

## 1 人类的悖谬化生存

德国文艺批评家安德尔·龚特尔(Alder Gunther)曾经这样评价卡夫卡: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动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sup>[2]</sup>。就这样,卡夫卡的身份到处没有着落,卡夫卡什么都不是。然而他存在着,这是事实,可这存在却是一种透着滑稽可笑、透着荒诞的事实。民族的危机感和世界的荒谬性使得生活中的卡夫卡具有极端内敛的性格,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人生归宿、没有生存空间的生活环境形成了卡夫卡鲜明的气质:内向、孤独、忧郁。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卡夫卡看到了人的异化,人与社会的对立,个人与群体的相互排斥、主体愿望与客观结果的相反。他对他所揭露的这个社会怀着深深的失望、厌恶和否定。

在他的作品中,人赖以生存的世界是让人感到处处充满权威和障碍的世界,它在人的心目中既可畏又可羨,既不能逃避又无法企及,既令人不可理解又不能理解人。然而,生活在这一世界的人们又都不安于现状,他们总是为了某种目的在执拗地行动。因此,卡夫卡笔下的人物整天处在一种苦闷、孤独、焦虑以及恐惧的悲境中,陷于一种本体失落的悲哀感之中。人物总是受着某种高不可及的力量的摆布和制约,但他们却见不到最高权威,最多只能见到联络者。他们不是不想为自己的命运做主,然而事实是他们做不了这个主;他们不是没有进行过抗争,然而事实是越抗争越被命运扼住生存的喉咙。《美国》

中的卡尔明知司炉遭受冤枉,却找不到为他讨回公道的可能性,他自己在大陆的许多不公平的遭遇也都是出于一些他不明白的原因。《诉讼》中的约瑟夫·K始终找不到最高的决定当局,他只能同法庭的仆役、等级低下的法官以及一些与法庭有关系的外围人打交道,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城堡》中的K到了村庄之后,只听说过西西伯爵,却始终无缘一见,他所能接触到的只是在城堡当差的小人物,他们也不知道上一级人的工作实质,甚至不清楚他们面貌,一切都只能靠猜测。卡夫卡作品中的某些人物想通过婚姻和工作建立一种稳定的生活,而尝试却总是失败的。如《判决》中年老体弱的父亲,已将公司业务交给儿子管理,正当儿子准备成家的时候,父亲却突然变得高大有力,他判处儿子死刑,儿子也就顺从地跳河自尽了。种种生存的困惑、恐惧、焦虑,生存的不确定和无把握,在卡夫卡作品中随处可见。

卡夫卡生活在一个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人的异化愈发严重的时代。经济危机、世界大战、排犹浪潮、价值崩溃等使人感到外界现实是不可把握的,人是渺小无力的,人已沦落到甲虫、毛猿、犀牛的地位,彼此之间隔膜深重。这使他深深体验到人的生存境遇的荒诞,人与其生存条件的极度不协调。于是他和自己的那些主人公一样,只能怀着悲惨的希望奔走于毫无希望的荒诞世界中。卡夫卡通过一个个荒诞的故事来表现人类的生存困境,运用各种手段及各种体裁来表述这种焦虑无助、孤独无靠、受制于一种不可名状的巨大力量的状态,显示出死亡、荒诞、虚无等多重意识,揭示了人的生存困境与社会现实的荒诞与悖谬以及现代社会对人性的戕害。卡夫卡的创作生涯堪称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写作状态。他的写作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个人写作。正因如此,卡夫卡才可能更真实地直接面对生命个体所遭遇的处境,写出人的真实的生存状态,并最终上升为一种20世纪人类的生存状态。

## 2 痛苦中的滑稽

在卡夫卡笔下,滑稽人物、滑稽场面比比皆是。一般的通常所理解的滑稽都旨在通过笑声来消除紧张、化解矛盾,而卡夫卡塑造的滑稽人物却使人大笑之后变得茫然、怅然,对嘲笑对象久久不能忘怀。亨利·柏格森曾对滑稽艺术作过经典性论述。他从他的生命哲学出发,把滑稽看成一种偏差和损害生命

本质的现象。他认为生命的特征就在于形体的不断变化,现象的不可逆性,每一系列事件的充分个性,而滑稽就是人和物相似的那一面,是人的行动以特殊的僵硬性模仿简单而纯粹的机械活动,模仿自动机械动作,模仿无生命的运动那一面<sup>[3]</sup>。

在《饥饿艺术家》中,当饥饿艺术家看出值夜班的看守坐到远处打牌,是为了给他进食机会时,他感到无比屈辱,只好凭借最后的一点力气引吭高歌,以此证明自己的清白,可这纯属多此一举,因为看守们又认为他有边唱歌边进食的本领。《诉讼》中的约瑟夫·K无缘无故地被逮捕,不论他如何抗辩、奔走都无济于事;最后当他被残酷处死之时,却毫无怨言地任人摆布。其中的法庭是不容辩驳的绝对权威,辩护律师无足轻重,被告更是轻如鸿毛,所以律师办公室的窗户又小又高,要看窗外就必须踩到同事的肩膀上,所以被告布洛克对律师胡尔德卑躬屈膝,竟然对着黑洞洞的通风口捧读后者随手扔给他的书。《城堡》中的K.受雇于城堡,然而他费尽周折却始终进入不了城堡。一切都显得莫名其妙,不合情理。为了尽快见到克拉姆,K.竟在黑咕隆咚、寒风凛冽的马路上让一个助手打着灯笼,同时又在另一个助手的背上为巴纳巴斯书写口信内容;K.的两个助手举手神态像顽童一样,专事盯梢、纠缠、骚扰K.,但方法十分奇特,比如用两只手装作望远镜或者比谁的胡子长、谁的胡子密;神秘莫测的克拉姆到村子里来是一个样,离开村子又是一个样,喝了啤酒和没喝啤酒不一样,醒着和睡着不一样,而且最令人费解的是他在城堡里几乎又是一模一样<sup>[4]</sup>。在《乡村医生》中,彻底裸露的主人公在茫茫雪原上奔走,成了失去任何保护的生物。主人公自己剥光了衣服,以全身的裸露与外界的裸露相呼应,这使他的孤独具有了极端的意味,从而揭示出他总体存在的荒谬性。这种荒谬性包含着生活中许多滑稽的、带有讽刺性的处境。比如,他被人们扯得一丝不挂,躺在一个濒死的病人身边,而不是躺在他内心深爱着的罗莎身边,而此刻,躺在罗莎身边的却是另一个“畜牲”!这个一心为了事业、为了责任的书呆子,在这个道德沦丧的时代里是多么地不明白世道的变化,他自己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不说,还牺牲了自己心爱的罗莎。

单独看来,卡夫卡怪诞、夸张的描写无甚特别之处,它们可能会出现在任何一位幽默作家的笔下。可是,一旦有痛苦、焦虑、死亡作背景,这些文字就不免令人诧异。卡夫卡一方面通过沉重、压抑、灰暗的

笔调描述荒诞悖谬的人生困境,同时又以滑稽幽默的文字解构这个凝重的终极问题。因此,卡夫卡的小说叙事具有耐人寻味的二重性征:一方面他描绘出黯淡、残酷、荒诞的世界景观,表现出痛苦、惶恐、焦虑、绝望的情绪;另一方面其字里行间又流露出冷嘲、怪诞、悖谬和滑稽的意趣<sup>[2]</sup>。因此,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往往是滑稽得使人感到悲惨,在悲惨中又显出滑稽。

### 3 怪诞中的真实

卡夫卡是一个写自我、写内心的作家,他写作的奥秘就是不加声明、不露声色地把内心世界投射到外部世界,使虚幻朦胧的下意识形象化、客体化,由此打破了心灵与外界、幻觉与真实的界限。可以说,卡夫卡创造了一个象征的、二元的、辩证的叙事世界,它是虚与实、动与静、具体与抽象、现象与本体的对立统一体。卡夫卡自始至终运用形象思维的方法,透过日常生活的表象观察到一些荒诞的因素,经过精心的加工创造,构成看似荒诞不经的情节链,与读者在生活中的某些体验相契合,因而不仅可以被理解接受,而且转而变得真实、合理。因此,尽管情节看上去荒诞离奇,单一的细节却是真实可信、令人深思的。

在《变形记》中,卡夫卡在描写人变成甲虫这个荒诞不经的事件时,首先点明这不是梦,而是变形人从睡梦中醒来后的自我发现。这样不仅强化了故事的可信度,而且使怪诞中蕴含着真实性。接着,小说用若无其事的口吻交待了一个奇特而恐怖的事件,却不让主人公去思索、也没有意识到他的虫身即将带给他的灾难性后果,所以他还想着出去赶火车,想着自己的工作。然而他苦苦挣扎,忧心如焚却无法出门,而家人和上司已站在门外催促、威胁、甚至哭泣。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紧要关头,小说却大段大段仔仔细细地描写格里高尔的虫性,写他如何拖着虫身去开门。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小说又不厌其烦地描写格里高尔的饮食习惯,写他鼓着肚皮藏在沙发底下多么难受,写他如何在墙上爬上爬下、在天花板上晃来晃去,自寻快乐,甚至没忘记交待甲虫爬行过后留下多少脏兮兮的黏液。除了“人变成虫”这一中心事件是荒诞的,其他细节(如人的心理逻辑、人情世故)看上去是那么真实可信。为了达到真实的艺术效果,卡夫卡甚至放弃了传统小说里惯用的全知和旁知视角,不再居高临下、无所不知,反倒与那些

思维和感觉都不同寻常的主人公平起平坐甚至融为一体。在《变形记》中,叙事者认同格里高尔,而且既认同其人性又认同其虫性,因此,小说中出现了虫性与人性、大祸临头与拘泥小节的强烈反差,真实的人与变形的人、正常的人与“非人”的拼合,以及现实与非现实的、合理的与荒诞的事物的组合。

卡夫卡认为世界是荒谬和恐怖的,那么只有描写出这种荒谬和恐怖,才能达到最高的真实;既然人在现实中是被环境压倒的,那么只有写出人的丑恶和人的痛苦才是真实的。艺术的真实性往往比客观现实的真实性更具慑服力,这种深层的荒诞性正好构成整体上的真实、合理,它从总体上反映出客观荒诞世界的真实现实,特别符合人们对这种真实性的内心体验。因此,卡夫卡描写出来的细节是真实的,他以逼真的细节显示了人类在整体上的荒诞,具有充分的现实可能性。他的小说与人们经历的世界看似不像,实则极像。他擅长营造一种在生活中完全不可能存在,但是又有可能性的现实情境。由此可见,他的小说展示的是一种“存在”的可能性,一种预言性。因此有些评论家认为,卡夫卡预言了后来的纳粹时代,而从整体上说,卡夫卡提供的是关于人类生存境遇和生存方式的未来可能性的想象,称得上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预言家。正是源于他对人类生活深刻细致的观察,才会在作品中生动、形象地表现出生活的荒诞、悖谬与可悲,揭示生活真实的本质。而这种叙事方式正是对现代人的意识和存在的深层本质的超前反映,激发了人们去思考和探索未来生存的可能性。

#### 4 结 语

梅列金斯基在谈到卡夫卡时曾经说过:卡夫卡在其《诉讼》《城堡》及其中篇小说中,着力描绘个人与社会两者之间根本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及与之相应的主人公意志消沉……<sup>[5]</sup>梅列金斯基在此所提出的“二律背反”,正是卡夫卡小说所揭示的文学的悖

谬模式,它真实地揭示出了卡夫卡笔下人物所处的进退维谷的二难境地。不论是《城堡》,抑或是《审判》,都完全是由“滑动反论”的思维框架支撑着的,从而使卡夫卡的“迷宫式”艺术建筑具有了独有的触目的景象<sup>[6]</sup>。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展示的既非奇人,也非异域,只是人物言行构成的事物极端反常,自相矛盾,既无现实的逻辑性,也无幻想的逻辑性,因而显得异常荒谬,难以理解,给人一种莫名其妙的神秘感。但在这种荒谬的背后隐藏着作者的艺术用心,隐藏着他对现实、人生的独特的感受和思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sup>[7]</sup>。

在人类精神史上,像卡夫卡这样能够以梦境般的知觉方式感知人类的存在和生存的本质的人大概不会很多,像他这样能够以独特的心智清醒地认识世界的荒诞、悖谬以及城堡般的复杂性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卡夫卡艺术中最有生命力的就是他的荒诞感和幽默感,这两者的相互沟通与融合构成了卡夫卡艺术中最基本的审美结构,使得他的作品成为极富艺术魅力的现代悲喜剧艺术。

#### 参考文献:

- [1] 黄晋凯. 荒诞派戏剧[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50.
- [2] 张沁文. 悖谬化叙事:卡夫卡的叙事美学论析[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6(6):33-37.
- [3] 亨利·柏格森. 笑——论滑稽的意义[M]. 徐继曾,译.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54.
- [4] 卡夫卡. 城堡[M]. 汤永宽,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 [5] 祖国颂. 试论卡夫卡小说的喜剧精神[J]. 北方论丛:1997(3):59-61.
- [6] 潘利锋,郑际根. 文学大家气质后的政治思想张力——论卡夫卡《城堡》、《审判》的悖论艺术[J]. 外语教学,2005,26(1):83-85.
- [7] 马振方. 小说艺术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62.